

書叢年少明開

疾圖書館
索非創作為



獻給愛聽故事的朋友

序

我的母親死於霍亂。

當母親被霍亂的惡魔抓住的時候，我不在家，遠在一個不可知的地方；父親也不在家，他在另一個都市裏做生意；守在母親身邊的祇是一個年才十四歲的不懂事的妹妹。母親給病魔摔倒了，吐瀉交作，不懂事的妹妹還在鄰居嬉戲着哩。直到二房東發覺母親的病勢嚴重了，立刻灌痧藥水哪，括痧哪，喊剃頭司務來挑痧哪等等忙了一回，一面派專差去迎父親回來。等到父親趕到的時候，只來得及對看一眼，不曾說得一句話，母親的靈魂就被霍亂的惡魔帶走了。

「如果母親、妹妹或者二房東能夠知道一點醫學常識的話，母親是決不會死的，」從父親的快信裏得知了母親的死耗的時候，我這樣想。

這是十一年前的事。當時的社會上根本還不大有人注意到民衆的生命的事，觀於當時的公共衛生的不普遍，就證實了。所以在當時是不容易發見把醫學常識灌輸給民衆的通俗讀物的，即使偶然發現一二種，也是枯燥得不能卒讀的。當然囉，老老實實的科學文章，怎麼能夠引得起一般民衆的閱讀興趣呢。從那時候起，我的心裏就盤算着自己編一些通俗的讀物出來。可是知易行難，我也一時想不出使科學的東西通俗化的方法來。蹉跎復蹉跎，這未了的心願，一直保留到現在。

*

寫成這本書的動機，是給西格里斯（Henry S. Sigerist）的人與醫學（*Man and Medicine*）引起的。

直到最近我才有機會讀到西格里斯的人與醫學，他的寫法非常好，他是用着通俗

的筆調把人、病人、病的徵象、病理、病因、醫療及醫生等等的歷史的經過以及科學的演進這些現代的最深奧的學理化爲通俗的富於興趣的故事，避免了一切不必要的專門名詞，卻一點不會離開整個醫學的範圍。這樣的一本書，不單是一部難得的名作，並且是一部有功於社會的難得的通俗讀物。

「用一般文化做畫布，在那上面畫出醫學的全景來——這是本書的計劃，可以說是前人不曾做過的嘗試。」西格里斯寫成了人與醫學以後這樣說。

我也想追蹤着西格里斯的偉大的計劃，試試在一般文化的畫布上塗出一些醫學常識來。於是就寫成這冊疾病圖書館。

疾病圖書館裏只收容着一些法定傳染病的故事。雖然遠不如西格里斯的人與醫學的偉大，可是在中國，用這型式演出的醫學常識書，我自信這還是一個創舉。——我希望能夠拋磚引玉，從這個不像樣的冊子的出世，會引出許許多的給民衆獲得醫學常識的良好讀物來。

十一年前的心願，從這本書的出版，總算是可以了卻一部份了，可是父親和妹妹如今也都已經死去，不會有機會讀牠，這是我的一生中的最大的遺憾！——雖然父親和妹妹並不死於傳染病。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寫於索居閒處。

法定傳染病篇



我的自傳

宋孔

芳的厄運

宋孔

一週的日記

宋孔

疾病圖書館

宋孔

幾封私信

宋孔

不好聽的故事

宋孔

不經見的電影

宋孔

鬼城大會

宋孔

急壞了爸爸媽媽

宋孔

附錄一 法定傳染病概要

宋孔

附錄二：國立同濟大學醫前期展覽會

宋孔

我的自傳

霍亂章

讓我來自己介紹，我是「霍亂桿菌」

我的形態像——且慢，讓我先來介紹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是蠅子。

蠅子的種類很多，常見的有家蠅，小家蠅，綠頭蠅，紅頭蠅，藍頭蠅，食肉蠅等等，但無論那一種類的蠅子，只要是蠅子，便都是我的朋友。

你願意認識我的朋友嗎？那是非常容易的事，我的朋友他不會像自以爲高貴的紳士那樣擺臭架子，也不會像自命不凡的學者那樣睥睨一切，所以很容易認識他的。

你看吧，大頭腦，矮身材，行動大方，不事修飾，飛起來嗡嗡地不怕人家討厭的就是他。

但是我的朋友的形態並不是生來就是這樣的，他也像蚊蟲那樣要經過了四個時期才成就的。你要認識他，就得認識他的四個時期的全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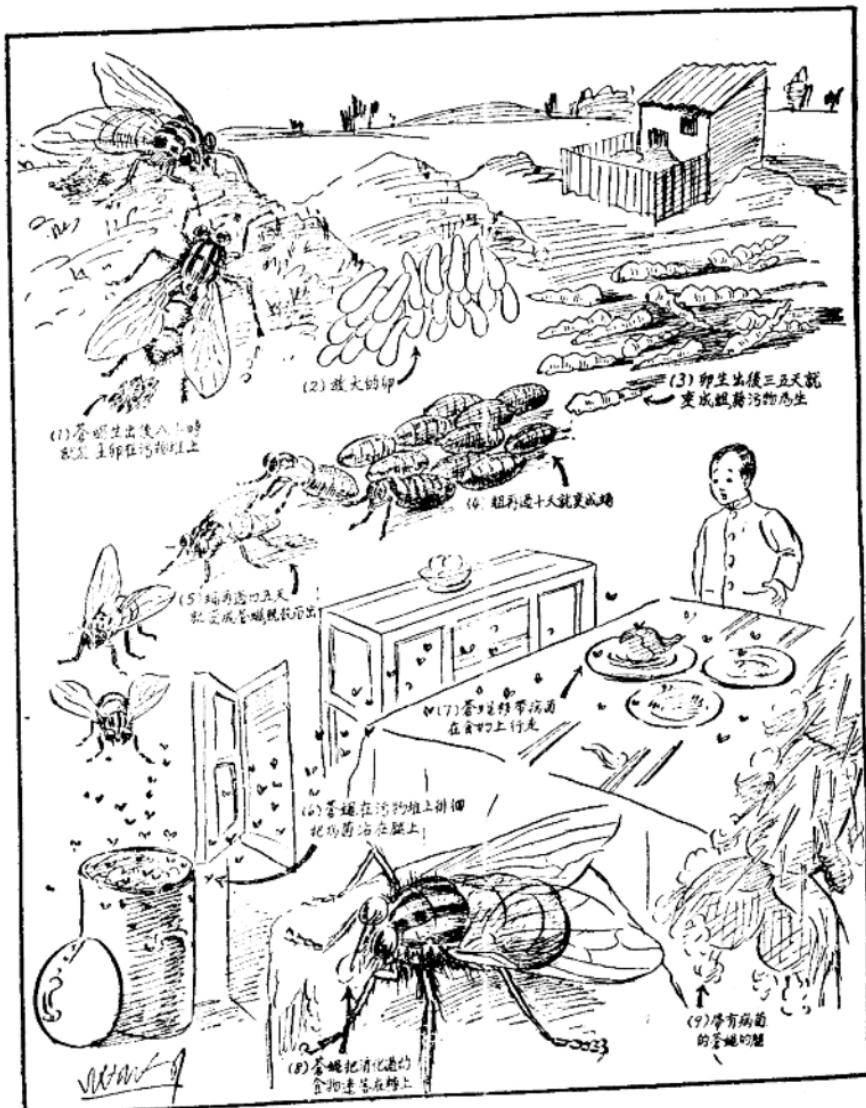
他的四個時期是卵時期，蛆時期，蛹時期，蠅時期。

如果要研究蠅子的四個時期的形態，先得明白他的特性：他是酷愛臭味的，凡是腥穢的地方，都有他的蹤跡，他真是一個名副其實的逐臭之徒，終他的一生，完全消磨在腥穢的氛圍裏。所以你想認識他的任何時期的形態，你只要到腥穢的地方去觀察，你立刻可以認出他了。——不過也得有個時期：你最好是在夏秋兩季裏去觀察，尤其是夏季，可以到處看到春天的後半個季節裏雖然也可以找得見，可是並不多，至於冬季則簡直深藏簡出了。

一個蠅子到了成熟的時候，便因了性行爲的結果，而開始產卵，最好的產房是廁所、

蠅卵最怕陽光，因為陽光能夠殺死他們。這一點，蠅子是有着最大的聰明的，他在產卵的時候，總是揀選着穢物的洞穴或者間隙，而且把許多的卵堆累起來，擠在一起，即使遇見了陽光，也不至於全部殲滅。

蟻卵產出以後，通常經過三五天，就能夠孵化成蛆。初化出來的蛆蟲是很小的，但不
上幾天，便嫩白肥大到三四分長了。這是容易找到的，你如果肯走近糞缸或者穢物堆，就



會有成千累萬的嫩白肥大的蛆蟲供你觀察而認識了。

蠕蠕活動着的蛆蟲，因了糞便穢物等等的營養，長大得非常迅速，僅僅經過十幾天，就度完了他的蛆時期，進而入於蛹時期了。

最初的蠅蛹是嫩黃色，漸漸變成紅棕色，終於變成了黑色，這過程是表明了自蛹成蠅的一定的途程。通常只要四五天就走完了他的途程。蛹的外殼是頗為堅實的，用以防護外來的侵害。他雜在羣蛆中間，你得仔細找尋，才能夠觀察出來。

蛹經過了四五天至成熟以後，蛹殼便開始破裂，新鮮活潑的成蠅就從裂口那裏脫殼而出了。

一成爲蠅，只要生活過八九小時，便會有着生殖能力，而像他的父母一樣營起生殖工作來了。

告訴你，蠅子是我的朋友，而且是我的唯一的朋友，你現在應該明白而且已經認識了吧。

二

至於我，我已經說過，我是「霍亂桿菌」。

我的形態像一個標點符號，稍微帶一點弧形。我歡喜生活在人類的腸子裏，人類的腸子是我的安身立命的地方。

終我的一生歡喜人類的腸子，可是在這點上，卻使我感到幻滅了。

我每次用盡方法，費盡氣力，攻進人類的腸子，想盤踞着永不退讓，可是人類的腸子太不懷好意了，不是立刻把我瀉了出來，便是讓我在腸子裏悶死。——這不知是腸子故意和我搗蛋呢，還是人類根本太不中用。



亂蛋桿菌

先讓我說一說我進入腸子以後人體所起的現象吧。

我要進到人類的腸子，必須先通過口腔、食管和胃，所以我的傳染經路是經口的，如果人類絕口不把我吃進去，我就無法進到人類的腸子裏去了。

我進到人類的腸子裏，是一件頗不容易的事。我自己不能夠自動地跑進去，必須依藉了食物做媒介，我先居留在食物上，於是就有機會隨着食物進入人體了。所以彷彿有點像作戰的情形一樣，第一要精通韜略，第二要知己知彼，第三要捉住機會。可是我怎麼會居留到食物上去的呢？老實說我是依靠着我的唯一的朋友蠅子。——蠅子差不多做了我的急先鋒。

我的朋友的生活史，你是已經知道的了。當我的朋友成蠅以後，就飛集於糞便或穢物堆上，在那裏我便附着牠的腳上，牠的腳長滿了毛，這毛使我更容易附着。牠帶了我飛到各處，停留在水菓上，糖果上，以及各種各樣的食物上，於是所有的凡給蠅子停留過的水菓糖果食物等等的上面，都有了我的蹤跡。我是細小得不是肉眼所能觀測的，人類的